



经济学家的生活

(英) 凯恩斯 著

◎ 吴贵根 杨玉成 译 ◎

透过私人生活

探寻经济学家公开的成就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经济学家的生活

(英) 凯恩斯 著

◎ 吴贵根 杨玉成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的生活 / (英) 凯恩斯 (Keynes, T. M.) 著;
吴贵根, 杨玉成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2
(大师小讲)

ISBN 978-7-200-08106-0

I. ①经… II. ①凯…②吴…③杨… III. ①经济学
家—列传—世界 IV. ①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925 号

• 大师小讲 •

经济学家的生活

JINGJIXUEJIA DE SHENGHUO

(英) 凯恩斯 著

吴贵根 杨玉成 译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 京 晟 纪 元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50×1168 32开本 5.75印张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8106-0/K · 819

定价: 13.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63973790 010-58572393

总 序

怀念 “小书”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

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 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 2/3 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

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

人，住在东京大学，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后来在系列随笔《东京读书记》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42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

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陈平原

译者序

凯恩斯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早期主要哲学著作《概率论》，同他后期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样，也是皇皇巨著，在概率哲学和概率逻辑领域有较大的影响。西方学界近 20 多年的对凯恩斯研究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凯恩斯是一位可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伟大的哲人式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还是一个多面手，他早年研究数学，同时研究哲学，尤其是概率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后追随马歇尔研究经济学，他对研究过的这些方面都有所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出版的几本新传记揭示，凯恩斯的生活经历非常复杂，他在好几个圈子里，包括哲学

家、经济学家、金融家、政治家和艺术家等诸多圈子，都游刃有余。

就艺术家圈子而言，凯恩斯是当时英国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圈子“布鲁姆斯贝利集团”的核心成员，这个圈子的主要成员还包括著名的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著名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和画家邓肯·格兰特等。当然，凯恩斯在这个圈子里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它的赞助者、组织者和艺术品收藏者。就艺术贡献而言，凯恩斯是传记写作的高手，他的传记作品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文学水准。据传记材料披露，尽管弗吉尼亚·伍尔芙有时对汲汲于“世俗名利”的凯恩斯抱有某种鄙夷心态，但对他在传记方面的艺术成就还是非常认可的。另外，凯恩斯的《传记文集》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譬如，他的经济学家传记和牛顿传记经常被引述。

凯恩斯的传记作品基本上收录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3年出版的《传记文集》中，“经济学家的生活”系该书第二部分的标题，该部分共收有九篇经济学家传记，包括马尔萨斯、杰文斯、马歇尔、埃奇沃思、福克斯韦尔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小传。凯恩斯对这些人物的个性和内心生活的刻画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对他们的思想和贡献的评价也中肯

独到，不愧为大家手笔。总之，这些篇目是难得的经济学家小传，值得读者细细品味。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选译前三篇，并有所删节。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上时间仓促，不当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玉成

2009 年 3 月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1
第二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45
第三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100
跋	160

第一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一 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英国人姓氏中的“巴克斯”（Bacchus）起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相似，罕见的姓氏“马尔萨斯”（Malthus）源自“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专有姓氏的发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加固定不变。拼写会受语音和语源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只要仔细分辨它书写上的变化就不难推断其发音。让我们逐一检查“Maltha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这组姓氏，我们几乎可以不

加怀疑地说，“Malthus”应该念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其中的第一个元音与用来酿酒的“malt”（麦芽）中的元音发音相同，而且这里的字母“h”恐怕是不发音的。

当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家世时，只需追溯到可敬的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这一代。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诺索尔特教区的牧师，但在王朝复辟时期职位又被剥夺。卡勒米称他为“一个老式的神职人员，判断力强，精通《圣经》，富于雄辩和热情，但在演说技巧上有所欠缺”。但他的教区居民却将他看做是“一个无用的牧师”，也许是因为他在征收什一税时过于苛刻。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指控他“曾抨击军队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并说“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起话来声音小，而且还结结巴巴”。由此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很可能与他的玄孙不仅有共同的名字，而且还都有唇腭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威廉国王的药剂师，之后又服务于安妮女王，因而在物质上相当富足，他的遗孀也拥有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家庭的财富进一步增加，他曾担任过法庭的职员，南海公司的董事，他的富足使他足以为女儿备

下一份 5000 英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至此，一种成功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安逸生活已经形成。西德纳姆的儿子丹尼尔，也就是本文主人公的父亲，发现自己能够过上英格兰人所谓的“自立”生活，于是决定好好享受它。他在牛津大学皇后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地方，遍游本岛的每个角落”，最后在一个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着一种英国乡村小绅士的生活，修身养性，结交文友，还不具名地写一些文章，满足于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生活。据记载，他“举止极其得体，心地极其善良，他居住地周边的所有穷人都蒙受过他的恩惠”。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 年 2 月号，第 177 页）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 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多金附近的一处“小巧雅致的宅邸”，名为燧石门农庄。这里景色宜人，山谷相间，丛林流水，尽显自然之美。于是农庄逐渐变成乡绅别墅，人们给它取名为“鲁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 年 2 月 13 日，他的次子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也就是后来的《人口论》的作者，就诞生在这里。1766 年 3 月 9

日，在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后，两位圣哲让一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一起造访鲁克里。或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从而赐予他种种才智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同时也是卢梭的一位虽不算狂热，但也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时，休谟就设法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相邻的萨里居住。丹尼尔·马尔萨斯非常乐意为卢梭效劳，他希望成为他意气相投的伙伴，总是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但是，正如休谟对卢梭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许多好意一样，马尔萨斯的好意也没有结果。多年以后，位于利斯山脚下的一座小别墅被用做“让一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在此居住过，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选定的舒适的隐居之所，卢梭曾于1766年3月8日来此察看过，但他没有接受。两个星期后，在德贝郡之巅的伍顿，卢梭开始过他那惨淡的旅居生活，在那里，伴随他的是冷清、无聊和寂寞，因而几周后在他与休谟之间就爆发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争吵。

我想，如果当时卢梭接受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这场著名的笔墨之争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因为他的感情有倾诉的对象，他会获得快乐，

获得理解。丹尼尔·马尔萨斯对卢梭的热情颂扬，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作旅行访问时；另一次是1766年的3月，休谟带卢梭造访鲁克里；还有一次是同年的6月，马尔萨斯到伍顿去看望他。从保存下来的13封马尔萨斯致卢梭的信，以及一封卢梭的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非常成功。马尔萨斯崇拜卢梭，卢梭也报之以亲切和友好，说卢梭“激起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他的“热情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行辩护而不与卢梭争吵。有许多资料提到他们在一起考察野生植物，在德比郡散步时，卢梭叫不出所见到的植物的名称，他因此抱怨说“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让我坐着读写令我难受至极”。我们发现，在1768年，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齐全而煞费苦心，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那本完成于1771年的著作《致一位女士的信：论植物学的要素》。两年以后，有不时处理掉自己的藏书之癖好的卢梭又把这些书全部卖给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作为礼物送给马尔萨斯。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曾提到这些书，他写道：“我把我所有签有卢